

關於民族復興教育改造及青年訓練之間題

黃建中



關於民族復興教育改造及青年訓練之問題



中國民族正值存亡危急之秋，中國教育陷入進退徯徨之境，三年後將有更嚴重之國難，而青年不能不以鐵血當其衝。今後民族應如何復興？教育須如何改造？青年宜如何訓練？實為最迫切之問題。愚不揣固陋，敬陳管見如下，以供商榷：

一、復興民族，應以人人皆健，皆武，皆富，皆智，皆公，皆和，為教育標準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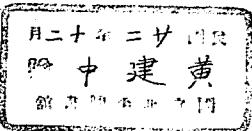
二、改造教育，須適應本國及現代之特性，鑄成新時代之新民族；

三、訓練青年，宜令按期入伍，準備三年後雪恥圖存。

何言乎復興民族，應以人人皆健，皆武，皆富，皆智，皆公，皆和，為教育標準也？中國民族有六極：曰病，曰弱，曰貧，曰愚，曰私，曰戾。中國夙以東亞病夫聞於世，肺病惡疾，傳播滋廣，醫藥告白，充溢報紙；非病極乎？女子纏足垂千餘年，至今未絕；鴉片流毒近二百年，（清乾隆十五年，鴉片輸入已達三千箱，）近且弛禁；男女早婚，未成熟而生子；代趨延羸柔懦，視印度人為尤甚，非弱極乎？

關於民族復興教育改造及青年訓練之問題

一



八八
G529.6
63



3 1761 9386 4

甲午賠款一萬萬五千萬兩，庚子賠款九萬萬兩，歲受列強經濟剝削者復不下十二萬萬元；重以兵燹天災，連年不絕，農村破產，工商凋敝；非貧極乎？科舉愚民千有餘年，雖興學三十餘載，而全國文盲尙占百分之八十；迷信甚深，常識俱無；非愚極乎？中國人存入外國銀行之款，向以一二十萬萬計；貪人敗類，所在多有；商販仇貨，士投逆巢；知有家不知有國，知有己不知有羣；非私極乎？外寇深入，內訌不息；地如蝸角，甘爲觸蠻；國家之存亡不恤，個人之恩仇必報；非戾極乎？二十世紀之民族，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，六者俱備，其何能免；而中國民族猶能苟延殘喘者，彌特僥倖於列強均勢之下耳。英國之民族理想，爲『人人能捨身衛國』，其要素有五：曰健康，曰財富，曰智慧，曰道德，曰宗教；其德目有七：曰誠實，曰清潔，曰勇敢，曰強幹，曰公正，曰博愛，曰信仰；（詳見 R. F. Horton's *National Ideas & Race Regeneration*, II - IV, 35 - 53.）蓋格魯薩克遜民族之能雄飛於世界者以此。中國民族若欲復興，則富轉病爲健，轉弱爲武，轉貧爲富，轉愚爲智，轉私爲公，轉戾爲和，以恢復其夙所固有之道德，知識，能力，而增益其所不能；此雖涉及法律，政治，軍事，經濟，實業，交通，及社會風尙各方面，而關鍵實在教育。

。健者，體之康也；武者，力之強也；富者，財之足也；智者，知之真也；公者，行之善也；和者，感之美也；六者皆爲生活之價值，即皆爲教育之標鵠。民族而欲人人皆健也，自應普及體育及衛生教育；而性育及優生教育亦須注重。民族而欲人皆武也，自應普及國術及軍事教育；而學校之軍事訓練須與軍隊一致。民族而欲人人皆富也，自應普及生產教育，職業教育；而職業學校須與產業機關合一。民族而欲人人皆智也，自應普及義務教育，民衆教育，而科學常識必須盡量灌輸。民族而欲人人皆公也，自應普及道德教育，公民教育，而爲國犧牲之精神必須特別激勵。民族而欲人人皆和也，自應普及文藝教育，而統一心志，調節情感，足以激發國家民族思想，使國人和敬和順和親和愛之國樂國歌，亟待名手創製。教育務使人人能健，能武，能富，能智，能公，能和，皆在水平線上；其尤能健者，則使之盡其才而爲體育家，衛生家；其尤能武者，則使之盡其才而爲國術家，軍事家；其尤能富者，則使之盡其才而爲實業家，經濟家；其尤能智者，則使之盡其才而爲學問家，教育家；其尤能公者，則使之盡其才而爲政治家，社會服務家；其尤能和者，則使之盡其才而爲文學家，藝術家；俾各竭所能，貢諸民族，促進民族全體之健、武

富、智、公、和；民族精神以此而恢復，民族文化以此而光大，復興奚難哉！

何言乎改造教育，須適應本國及現代之特性，鑄成新時代之新民族也？昔斐希推(J. G. FICHTE)欲改造德國教育，以復興日耳曼民族；先述現世紀之特性，(*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esent Age*)繼作告德意志國民書(*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*)

其言曰：「吾人救日耳曼民族之策，隨時代性及民族性而來，而又必轉有以影響之；即建立一德國教育之新系統，而為其他民族所未有者是已。」(見*Second Address*, P.9.)

依斐氏之見解，人類生活可分為五大時代，其本世紀乃人類解放權威方面，本能方面，各種理性約束之第三時代；一切活動，衝動，唯以物質上之自營為動機；自營之極，適以自毀，竟至喪其自我之獨立，受制於外力；而日耳曼人適丁此厄。

舊時代將終，新時代開始，創造之責，仍在自我。(詳見*First Address*, PP.1-3.) 日耳曼人之所以異於其他條頓民族者，最著為語言，彼操外邦借來之死語，此操本國固有之活語；唯其操活語，斯文化可以影響生活，其人民熱心文化及一切事業，有誠實，勤奮，懇摯，堅忍之態度，較易接受教育；教育家亦能以所發見者教其人民，而影響其生活；彼操死語之民族反是。(詳見*Forth Address* PP. 54-55 & PP.70-1)

71.) 曰耳曼民族精神之最大特點，爲創造自由，其表現於歷史者，有若路德之宗教改革，有若萊伯尼康德之哲理建設，有若費斯特洛齊之教育貢獻；而中世紀曰耳曼自由市民忠誠，正直，簡樸，虔誠，尊敬，謙遜，奉公之遺風，亦足引以自豪。（詳見Sixth Address PP. 91—105）德國新教育之標鵠，在培養國民堅定確實之性格與意志，（Second Address, PP. 20—22）造成完全之人；人之各重要部分，皆須平均發展而無例外，以人人須爲完全之人故。（Third Address, P. 41.）感官訓練，知覺訓練，體格訓練，爲第一部分；公民教育，宗教教育，爲第二部分；皆德國新教育所不可或缺者。（Tenth Address, P. 169.）蓋斐氏採取費斯太洛齊之教育學說，而又有所補正，足資中國今日言改造教育者之借鏡，故不憚縷述也。中國民族以農立國，產業落後，鄉村爲其基本組織，與歐美諸工商國家之以都市爲基礎者不侔。雖有悠遠之歷史，深厚之文化，而言文向不一致，民衆識字較難；少數受教育者舉於鄉，進於朝，謂之士大夫；科舉時代之舊教育，即以造就少數士大夫爲職志。歐化東漸，相形見绌；當十九世紀末，新教育乃興。是時歐美自然科學正盛，殆即斐氏所謂人類以科學了解理性法則之第四時代，惜自然科學未能盡量輸入，徒外襲產業革命後

各工商國家教育制度之形式，而內容仍保留科舉時代之積習，既與本國空間性相鑿枘，復與現代時間性相違反。時而倣日，時而倣美，時而倣英德法，學校資產化，學生貴胄化，逐年造成過剩之候補士大夫，多致沉淪失業；而民衆識字之人數，並未大增。數十年來，民族之病、弱、貧、愚、私、戾、日甚，教育固不能獨尸其咎；而教育無救病、救弱、救貧、救愚、救私、救戾、之效，則為不可否認之事實。

今後所謂新教育之塗徑，要在認清中國民族之社會環境，文化背景，現代人類之生活階段，科學價值，適應二者之特性，澈底改造原有之學制、課程、教法、訓育、及教育行政，創立合於時間性空間性之現代中國教育系統，融貫科學精神於民族文化之中，且影響其生活，以鑄成健、武、富、智、公、和、之新民族，而開斐氏所謂人類生活史上第五時代之新紀元。國聯教育考察團報告書頗有可供參考者，而改造之具體方案，仍須國內教育家調查各省各市各縣各鄉及邊區教育實況後，努力自爲之；茲事體大，它日容再詳論；今但發其凡而已。

何言乎訓練青年，宜令按期入伍，準備三年後雪恥圖存也？昔越之報吳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；法之復勞倫阿爾薩斯二州，亦須四十餘年；今云三年，毋乃太蚤

計乎？其實非蓄計也，情勢所迫，未可久待也。中國自甲午庚子兩役以還，桂蕡數十載，曾不能於上次歐洲大戰之際，發憤為雄，竟有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之變；國恥日增，國土日削，民族生命，不絕如縷，凡二十歲以上之中國人，皆不能辭其責。國聯無靈，軍縮無效，海軍條約將於一九三五年滿期，危機適在三年之後；日本甘為戎首，已積極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太平洋一旦有事，中國沿海岸必為戰場；興廢存亡，間不容髮，更何能期待二十年乃至四五十年耶？政府亟宜以全力充實國防，整頓軍備；除現役軍人而外，須頒發緊急命令，凡高中以上學校之男生，一律於寒暑假，編為學生軍，調入當地隊伍，施以嚴格之術科訓練；寒假訓練兩星期，暑假訓練六星期，炎夏隆冬，鍛成鐵漢，以三年為限；最末一學期須受假期訓練，後，始得畢業；女生則於是時入醫院實習看護。學校內現有之軍事訓練名不副實，可減少時間，改授軍事學科。其在學校以外之青年，亦須按時召集，組織義勇軍，以兵法部勒之，以戰術訓練之，入伍期限與學生軍同。全國校內外青年在訓練期間，概須授以總理軍人精神教育之遺訓，極力闡明智、仁、勇、及決心諸目，鼓舞其愛國精神，俾曉然於犧牲小己，拯救民族之大義，刻刻以保全領土，恢復失地為

念。磨厲以須，及鋒而試，畜三年之艾，療七年之病，亦庶乎其可矣。歐希惟有言曰：「日耳曼人愛祖國之心，將於沈靜淵密中自行奠之使定，鍛之使堅，有如鐵石；在相當時期，即發為青年之強力，而恢復其國家之獨立。」(Ninth Address, P.155.)赫智爾(Hegel)有言曰：「維持民族精神上之健康，保存其可塑之性質，而抗拒其安常習故之退化趨勢，則戰爭為不可無之方法」。(引見 HORTON, S. National Ideals, & Race Regeneration P. 7.) 霍爾頓(HORTON)有言曰：「我由我國家之安排，為國家之生存安全而生死，」此乃應有之信條，英國既有賜於我矣，我將何以報英國，吾英人蓋常以是自思而自問焉。」(National Ideals, P. 23) 涂爾幹(Durkheim)有言曰：「公立學校實法蘭西民族性之守護者……學校應變成培養祖國道德之環境，唯在學校內，兒童乃有機會為認識祖國，愛慕祖國之系統的學習。」(見崔譯道德教育，頁四，頁七一。) 簡諦爾(G.GENTILE)有言曰：「民族活動須於國家形式中實現其自己，之人格，國家以外，無民衆之集合意志，公共人格，民族須犧牲個人而歡迎殺身成仁之事。」(見The Reform of Education, ch. II)彼德英法意諸先覺之所以勗其青年者，皆此物此志也。不見夫德國戰前，中學及師範畢業生尙須充志願兵一年，戰後寓軍

事於體育，男女青年之受此訓練者，一九一八年已達五十萬人以上，（參看P. Sandiford's Comparative Education, PP. 135, 137, 142, 152. T. Alexander & B. Parker's

The New Education in the German Republic PP. 92—93.）國社黨主政，更極力領導青年運動，提倡軍事教育，近且令小學生練習毒氣防禦面具之用法乎？不見夫男女童軍之組織，創於英，盛於美；英國人恆自謂滑鐵盧之捷，從伊頓體育場得來；美國人亦自認參加歐戰之兵士，即當年學校之選手；兩國學校，平時均注重軍事訓練乎？不見夫法國除童子軍體育會而外，尚有種種愛國團體，如愛國志士同盟會，青年愛國團，婦女愛國同盟會，法蘭西人同盟會等等，不一而足，而全國各同盟會且有聯合之組織乎？不見夫意大利之幼年團(Balilla 8—14)，青年團(Avanguardia 14—18)，其團員現約百萬，均由汎繫軍軍官按年齡施以相當訓練，其女子幼年團，青年團(Piccole Italiane & Giovane Italiane)團員，現約三十萬，而訓練大學學生者，則有汎繫軍預備軍之組織乎？不見夫蘇俄之小十月團(Little Octoberists 8—10)，先鋒團(Pioneers 10—16)，現有男女團員約四百萬，均施以公民訓練，其二百萬以上之青年共產團(Komsomol 14—23)團員，年屆十八，概受軍事訓練，而實際服務赤軍者

，約有二十萬乎。（參看C.M. MERRIAM,*Studies in the Making of Citizens*, Chs VI, VII, VIII.）不見夫向來步趨德意志軍國民教育之日本，素以武士道勵其青年，最近且令全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組織學生義勇軍乎？（見最近報紙）世界之和平無望，民族之競爭方烈，人皆有備，我將若何？「人一能之，已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已千之。」此吾先民之格言也。枕戈待旦，聞鶴起舞；愛國青年，盍興乎來！

總之，改造教育，自是百年大計，訓練青年，可以三年有成；一緩一速，均爲民族復興之張本。裴希推告德意志國民書，乃一八〇七年與一八〇八年間在柏林科學院之演講，適當柏林被拿破崙佔領以後；割地賠款，限制兵額，屈辱媾和，法軍未退。其最沉痛警策之言曰：「武器之戰畢矣；主義之戰，道德之戰，品格之戰，願自今始；……戰勝者，非堅甲，非利兵，特精神之力耳。……唯一可以恢復德意志獨立之方法，厥爲教育。」(Addressess, VII, VIII, PP.145, 154, 227)德國青年受此演講之影響，共以「國犧牲」相號召，民族思潮，澎湃及於全歐，不過五年，普魯士遂聯合俄英奧瑞典各國，大敗拿破崙於萊比錫，（事在一八一三年，）而有歷史上所謂「自由戰爭」之勝利。（是役終於一八一五年，）史泰因(Stein)、洪博爾脫(Humboldt)、

受此演講之影響，先後來其意見，實行改革普魯士教育，樹立德國新教育之基礎；而畢士麥收其效於六十年之後。時至今日，其理想猶深植於日耳曼青年心靈之內，故德國又能蹶而復振。中國不必摹倣德國之教育制度，却須效法德國之民族精神；土地如此其荒漠也，人民如此其散漫也，凡黨國從事教育者，皆當根據三民主義，作類似斐氏告德意志國民之系統演講；誠能喚起全國青年及民衆，共同致力於復興民族之偉業，安知中國之不德國若耶？雖然，凡事之屬於德國者皆善，事之屬於外國者皆不善，此乃斐氏一時激於愛國熱情之偏見，即德國之俞伯維 (UEBERWEG) 氏亦以爲太過。（參看 *History of Philosophy*, Vol. II., P.212）吾儕固不當謂中國一切皆不善，亦不當謂中國一切皆善；民族自信力不可無，民族自滿心不可有；若主張民族復興而流於虛構，則又非愚之所敢望已。

教育叢刊

二二



448 9/5

KBC
G
529.6
3